

六臣註文選

一一

六臣註文選

PDG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場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

封鄆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

觀歸蕃刻肌刻骨

善曰植集曰植抱罪徙居

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鈞命決

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向日釁罪也蕃鄆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誠也追思罪戾晝分

而食夜分而寢

善曰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銑曰戾惡也

畫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

離聖恩難

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

恢洞簫賦曰蒙聖王之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市專切濟曰

罹羅相視也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憎之人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

相弔五情愧赧

女簡切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赧面慚也

良曰弔問赧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

以罪弃生則違古

賢夕改之勸

善曰魯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欲以罪弃

生則違此義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善曰

即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向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出於此向曰

言何顏居代也若忍織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伏惟陛下德象

天地恩隆父母善曰應劭曰陛下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

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閣下侍

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

子作民父母銑曰德象施暢春風澤如時雨善曰漢

天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

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濟曰

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言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

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之惠也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不分荆棘蘭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善曰毛詩曰

子七兮毛長曰鳴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

如一翰曰鳴鳩之鳥育七子朝從上向下暮從下向上言

均平之道者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

有同於仁

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

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

黃耆荀永無執珪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

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左氏傳曰士貞伯曰鄭伯其亞乎自棄也已分謂甘慚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耆珪者古之諸

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相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駟仕楚執珪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

絕朝苟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

馳心輦轂善曰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

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

於輦轂之下不敢指不意也言不意聖詔曲垂齒召至止住之日馳心

躡躍之懷瞻望反側善曰毛詩曰躡躍用兵又曰不勝不勝

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謹拜表并獻詩

二篇

五百依首字

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

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善曰漢書音義

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濟曰貴呈露其情

責躬詩

四言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

善曰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

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

良曰於穆

受命于天寧

濟四方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

民天子之命寧安也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如羊反善曰李陵與蘇

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向曰朱旗漢旗

操輔漢故建之九州
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
玄化滂流荒服來王
善曰廣雅曰玄

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
四夷來王 銑曰言玄遠之化滂沱而流荒遠之服皆來歸
化
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
善曰

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也毛詩
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濟曰超越殷周

與唐堯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之德而
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 武則肅列文則

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
善曰毛詩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

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
也三都賦序曰魏以交禪比唐虞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協

和萬邦 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
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萬國 萬邦既化

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善曰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

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
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毛詩曰生此王國

責躬詩

翰曰言脩舊法命懿親以為王國藩屏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

方周于魯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齊王

曰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北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向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之地亦猶周公封伯禽於魯也

有叙

善曰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

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翰曰言車服旗章各有秩叙

濟濟聲俊又我

弼我輔伊余

五臣本作爾

小子恃寵驕盈舉掛

善本時

網動亂國經作蕃作屏

上先軌是隳

許規善傲

我皇使犯我朝儀

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又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

右弼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

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賤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鈞布言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

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

善曰植集曰博士等

議可削爵士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詩曰輕此削黜魏志曰有司請削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治歲之官儀禮曰率導也良曰削黜謂黜其爵土

將寘于理殺我於大明明天子時惟篤類

善曰魏志詔云植朕之同

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置永錫彌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

彼執憲哀子小子

善本作臣字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善曰殺人陳其口曰

執憲蘇頌揚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啟告執憲儀禮曰小臣

正辭

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尸於朝市故違執法者哀矜我也

改封兗邑于河之濱

善曰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

鄆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推兗州植表曰行至

延津受安鄉印綬

銑曰植改封鄆城侯

股肱弗置有

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榮榮僕夫于彼冀

方

善曰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戍荒淫不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獄

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

住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雒為京

師此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

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濟曰榮

榮獨也僕夫御者冀方冀州也時魏都鄴冀州境也

天子恩不遺物冠

去

我玄冕要

平

我朱紱

善曰謂至京師

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

朱裏毛詩曰朱弗斯皇弗與絃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絃綬也良曰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

冕朱絃諸侯之儀服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善本李作上王爵

是加善曰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紹端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封雍

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折珪而爵翰曰謂尋有使封鄆城王也故云剖符授玉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休揚善曰左氏傳羽人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于帝又

曰休揚惟厲向咨五臣本作啓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

曰休揚戒懼也

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善曰說文曰嬰繞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

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向曰逝世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言不敢愧也沒盡

齒年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善曰言生之夭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也 曰昊天罔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之亦無盡况生命何

足圖 常懼顛沛 抱罪黃墟 音廬 善曰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

也 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

銑曰顛沛猶死也常忠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中黃墟墳墓

也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 善曰

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

佛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為釐班超上

疏曰冀立微功以自贖効 濟曰願蒙使當 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 歷結反 善曰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 良曰言

危軀授命知足 立功以免罪也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

會京畿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 遲 去

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

奉聖顏如渴如飢

善曰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

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向曰遲侍也言侍奉聖顏如飢渴也

心之云慕愴矣其

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善曰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

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君曰願降照微之明信曰昃之聽

銑曰言心遲慕於君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暇明我微誠也

應詔詩

四言 翰曰言應詔命而來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善曰爾雅

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

曰應命也詩曰星言夙駕秣飼也脂車脂轄也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肅戒也向曰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善曰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

應詔詩

關名曰長安有鴛鴦殿公孫乘月賦曰鷓鴣舞
於蘭渚向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美言之也

芘芘士女善本作女士善曰毛詩曰
芘芘士女

我穆黍善曰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

食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

不過面邑不游善曰鄭玄周禮僕夫警策平路是

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音昧叶韻善曰舞賦

注曰警勅戒之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擗舉揚鑣飛

沫銑曰由從也藹藹壯盛貌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

中沫出也流風翼翼衡輕雲承蓋善曰甘泉賦曰風從從而

扶轄楚辭曰雲霏霏而承

宇向曰翼扶也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

說文曰隈曲也遵彼河許虎黃坂是階善曰毛詩曰在河之許毛萇曰水崖曰許爾雅

曰階因也向曰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駮駮駮倦路駮

載寢載興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韓詩曰兩駮鴈行薛君曰兩駮左右駮

興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向曰載寢載興言疲也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

節長駮務指日遄征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

也蔡琰詩曰遄征月遐邁毛萇詩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善曰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衽周禮折羽為旌

濟曰舉燧謂執輪不輟運鑿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

西墉善曰毛詩曰鑿聲鑿鑿鄭玄周禮注曰鑿在衛以金為鈴也毛詩曰邵伯所稅毛萇曰稅猶舍也又曰墉

應詔詩

城也。濟曰暨至從舍也。西牆西館也。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音呈善曰毛萇詩傳曰覲見也說文曰

闕門楣也楚辭曰清慨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預朝禮也醒酒病也

言懷慕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關中詩

四言善曰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

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顯岸以爲羌豪岸兄顯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節坐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爲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也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氏賊齊萬年與楊茂於關中反亂人多疲敝旣定

帝命諸臣作關中詩

於皇時

五言本

晉受命旣固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
也 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三祖在天聖皇紹祚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 向曰三祖宣帝號高祖文帝號太祖武帝號世祖在天謂列宗廟也聖皇惠帝也祚福也言繼其國福 德

博化光刑簡枉錯七故反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濟曰錯投也言德化光大

刑法簡要枉曲者必投奔之微火不戒延我寶庫與一善曰王隱

五年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良曰寶春螽爾戎狄狡

庫武庫也惠帝延康五年武庫火戒慎也傳暢諸公讚曰北地盧

古焉思肆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傳暢諸公讚曰北地盧

卯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

思恣凶逆也 翰曰蠢動也戎狄謂北地胡馬蘭羌推氏賊

齊萬年為盟王而作 虞我國普所窺我利器善曰左氏

亂也狡亂肆縱也

關中詩

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昔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

武庫之災窺我機變也

善曰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

戎狄事晉諸侯咸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至盟向曰嶽牧謂梁王解系也慮殊謂梁王欲戰以威

服解系欲守以懷撫故云理二

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音異其二善曰素預也又曰肄習也濟曰將

無專策戰守不疋言兵素不練習翹翹趙王請徒二萬

朝議惟疑未逞斯願

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

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

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栢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

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栢翹翹而西

顧賈遠國語注曰逞快也良曰翹翹出羣貌趙王名倫請

兵三萬往平氏羌朝議疑不遣故此願不逞

栢栢梁征高牙乃建

善曰于寶晉紀曰梁

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氏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栢栢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 翰曰栢栢武貌牙大旗也建

立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音院其三 善曰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

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

銑 虎視眈眈 都威

彼好時

音止 善曰于寶晉紀曰彤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濟曰眈眈

深視貌好時地名梁

素甲日耀玄幕雲起

善曰楚漢春 秋趙中大夫

王山兵屯兵此地

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耀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 良曰素甲明光甲也玄幕軍幕

也 誰其繼之夏侯卿士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

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 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良曰夏侯駿從梁王

後領兵西

惟系 惟處別營棊

其時 音雉其四 善

討氏羌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 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

夷蠢動茲雄基時向曰時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善曰

立也言營壘如基之時立師丹曰今累世承平統曰言豈無謀守有完郭守戰

策但以士卒承平不經練習故敗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為上翰曰完

無全兵善曰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為上翰曰完

鋒交卒忽奔孰免孟明善曰杜篤眾端頌曰猛將與

卒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般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向曰言鋒刃始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

敗者孟明視秦將善飛檄刑秦郊告敗上京其五善

為晉所敗以為喻也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

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渚

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

告敗邊讓章草臺賦曰聲肅恭手上京濟曰檄軍書插羽

善曰

漢書

翰曰完

善曰

善

其五

善

善

善

善

善

死滅榮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良曰屈身從物曰徇師令
軍令也周處與賊戰不勝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氏所殺故
云身膏此斧
也膏潤也
人之云云貞節克舉善曰毛詩曰人之云
也膏潤也

原身受命于貞節翰曰周處
身雖云貞固之節能揚舉於代
盧播違命投界至朔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
論功免為庶人徙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

雅曰朔北方也向曰盧播偏將伐萬年詐論功
免為庶人徙北平在北故云朔土畀與也
為法受

惡誰謂荼苦其六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
言播為播詐之法以受
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齊銑曰

惡甘心從之不以為苦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
言播為播詐之法以受

地白骨交衢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受圖于
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

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謗口謗黎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

淫行魏許昌碑表曰白骨既交揮於曠野濟曰
哀憐此衆人無罪為氏賊所殺白骨交於衢路夫行妻

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

五臣本
作人

化爲狄俘

音孚其
七善

曰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
詩曰覆俾我悻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良曰俾使

也言使我晉人皆爲戎狄所俘虜也亂離斯瘼莫日月其稔善曰言亂
離之道於

此將散論其日月爲惡又孰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瘼爰
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

此旣引韓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
毛得必云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翰曰瘼病稔

孰也言亂離爲病旣久日月已經一熟矣天子是矜盱食晏寢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矜

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杜預曰盱晏也盱
右旦切銑曰矜憐盱晚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盱食

主憂臣勞孰不祗慄力錦切善曰史記范雎曰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

臣勞主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慄危也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善曰
兩都賦序曰

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飡素飡者質人但有質
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飡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壁言若尸焉向曰孰誰也言天子既憂誰不敬懼愧無謀策獻納於君但尸祿素殮而已

赫斯怒爰整其精銳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侍兵之精銳而

欲攻邯鄲也濟曰謂天子**命彼上谷指日遄逝**善曰

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

氏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劭詩曰指日遄征良曰

時天子見諸將敗乃拜觀為**親**五臣本**奉成規稜**五臣本

威遐厲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帝

也廣雅曰厲惡也翰曰成規謂**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受天子策規也威稜遐遠厲激也

其兵固詭道先聲後實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

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鎔邪而羅者

關中詩

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

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銳

兵家譎詭之道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

聞之有司以萬為一善曰言有司疑觀之

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為一也 **紂之不善我未之必**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

之甚也 **虛晶**胡感 **德繆彰甲**善者亦大甚我未必信之

吉其十 **善**曰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篇曰晶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

備甲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以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過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甲備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備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

漢冲帝時羌備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翰**曰備德甲吉氏羌帥也

言孟觀虛明此二人有功也 **雍門不啓陳汧**危偈 **善**曰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

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 **觀遂虎奮**感 **恩輸力**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

傳樂盈曰昔陪臣輸力於王室 **濟**曰觀孟觀也

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恩輸力而擊之

重圍克解

危城載色
五臣本作善曰

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揮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

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既重圍毛詩曰載色載

笑毛萇曰色温潤也向曰圍賊圍汧豈曰無過功亦

城也孟觀擊散危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不測
其十一善曰過謂虛晶滿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

翰曰觀雖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汧之功亦為不測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

齊萬亦孔之醜
善曰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

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

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兒長楊賦曰紛紅沸渭毛詩曰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
銑曰言人情萬端何

種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
曰納其降曰

梟其首
善曰二者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首漢書

降夏侯駿稱梟
疇真可掩孰偽
五臣本作
可以
其十二善曰言

關中詩

誰為真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
即可明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濟曰疇

誰也孟觀功真不可掩既徵爾辭既蔽爾訟善曰謂有
音松叶韻

夏侯駿功偽亦不可久既徵爾辭既蔽爾訟善曰謂有
音松叶韻

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翰曰徵驗蔽斷
也言驗辭以斷

觀駿之爭訟也當勇明實否則證空善曰其言當者明
示以事實其理否

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
好爵既作自靡顯戮

亦從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
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高

書王曰不迪有顯戮銑曰靡繫也

邦其十三善曰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竇林奉使羌
顛岸降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

誣調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梁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
林監送死獄中濟曰漢校尉竇林討氏羌妄賞爵祿漢主
責之遂見殺周人之詩是曰采薇微北難檢險狃允
言以此戒也

西患昆夷

善曰毛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

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薰粥唐舜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良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作采薇之詩以遣征役

以古况今何足曜

威徒愨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

善曰言古弱而患今疆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

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不足曜威而為詩者為愨斯民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翰曰言小患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

既加饑饉是因

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論語子曰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也言秦人因師旅之苦而加饑饉

銑曰荼毒苦

疫癘淫行荆棘成

榛

仕巾反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

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向曰癘病淫久也言疫病久行人庶喪亡

荆棘荒穢而成榛也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

書河東郡有絳縣酈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陰濟曰絳陽絳縣

也秦人饑運絳縣之粟於渭水以濟秦人明明天子視民五臣本如傷善曰

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左氏傳逢滑曰國人之與也視民如傷良曰言天子視人如傷於已申命羣司

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疆善曰誠羣司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以強而

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翰曰申命有司命保守封疆無以衆而行暴無以疆

而凌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善曰謂閔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

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爾雅曰熙與也說文曰

與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為陽陽溫生萬物惴惴或煦噓也銑曰熙猶煦也言危懼寡弱之人被天子之惠如草木之煦

於春

公讌

公讌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濟曰公讌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 歎宮與兄不讌飲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 良曰

時武帝在故稱丕爲公子

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

景列宿正參差

善曰字書曰澄俱也說文曰秋蘭被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

飈

必遙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善曰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解朝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

翰曰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公子側也飈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

公讌詩

也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善曰古詩曰蕩條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爲張

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

五言

王仲宣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歲蕤善曰爾雅曰夏爲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

草摠名也楚辭曰上歲蕤以防露王逸注曰歲蕤草木初生貌向曰豐澤時雨也涼風撤五臣本

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音衰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爲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

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榭嘉肴充圓方旨

酒盈盃金壘善曰毛詩曰嘉肴腓臠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壘

濟曰嘉美也肉叶骨曰穀充滿也
圓方謂巨俎也旨美也壘罇屬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

且悲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

合坐同所樂但愬

音素善曰愬與訏同

翰曰朝告也

不醉且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厭夜

飲不醉無歸翰同善注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

驩而去含情謂含其驩情而不暢之也

見眷良不翅守

分豈是能違

善曰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

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翅升或切論語摘衰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亡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

敢違

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善曰左氏傳正當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

魯季栢子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向曰言君子履福以安人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

魏魏

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魏魏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濟曰主人謂曹

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

克符周公棄奕世不可追

善曰史記曰周公旦輔翼

武王用事居多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此詩侍曹操燕濟曰克能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公讌詩

五言

劉公幹

善曰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

後為五官將有文學著文賦數十篇卒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太

子文學著詩賦數十篇此晏與王粲同於艸宮作也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

翱翔

善曰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灌

樂殊未央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翱翔翰曰元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遊戲也

輦

車

五臣本作居

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善曰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翠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

魚防

善曰新語曰機梓豫章立則爲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堵畜

流水之陂防堵旁隄也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猶堰也言爲堰以防魚逸芙蓉

散其華菡

胡荈徒

溢金塘

善曰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曰芙蓉蓮也菡萏花也溢滿也

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

善曰假美名以言之

楚辭曰蛟何爲兮水裔思玄賦曰巨螭龍之飛梁良曰靈鳥鳳也水裔水畔也仁獸麟也飛梁橋也華館寄

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

五臣本

未始聞歌之安能

詳

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良曰華館寄流波謂在水中豁然猶通達而達風涼也

投翰長歎息

綺麗不可忘

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善曰魏志曰建安

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
卅子不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善曰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
辟為丞相掾瑒後為五官中郎將文

學卒 翰

同善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
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子游何鄉哉

翼正徘徊言我塞

善本作
寒字

門來將

就衡陽樓

善曰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
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

在故曰寒門

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樓鴈門尚書曰荆及衡
陽惟荊州 銑曰塞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瑒自喻

甲微不
蒙恩澤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

羽日摧頹

善曰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
東觀漢記曰卅祖蒙犯霜雪右臨高臺辭曰我

欲負之毛衣摧頹
向曰傷命舛也

常恐傷肌骨身墮沈黃泥簡珠

憤

五臣本作隨

沙石何能中自諧

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

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濟曰墮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振羽翼也簡珠喻羣小也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

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

曰披雲雨之溼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公子敬愛客

樂飲不知疲

善曰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也

和顏既以暢乃肯顧

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曰以

識細微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滿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翰曰細微場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為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

厭夜飲不
辭無歸
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

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相戒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四言善曰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滿字熙祖惠帝即位
立為皇太子揚佗期洛陽記曰東宮之比曰

玄圃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

子洗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

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
均曰運錄運也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

洪大運錄也謂大聖
受天錄大聖天也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善曰尚書曰在昔殷先哲

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翰曰自昔哲王謂堯禹遞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

而順從 羣辟崇替降及近古 善曰國語藍尹釐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

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銑曰言前代眾君有終替廢下及近古亦如

之 黃暉既渝素靈承祐 音戶 善曰魏為土德曰黃 晉為金行曰素于寶搜神記

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栢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

廬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

司馬名炎字安山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也又曰祐福也 向曰魏

土德故云黃暉晉金德故 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善曰毛 云素靈謂魏變而晉承祐

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曰眾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尚書 曰降血宅土 濟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

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 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

宣獻堂有令賦詩

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
緒良曰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
協風傍駭天畧

仰澄

善曰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澄謂不薄蝕翰曰協

和駭散也言和風傍散畧
淳曜六合皇慶攸興善曰國
日也仰澄謂無薄蝕也

對鄭桓公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曜勳大光照四海呂氏
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銑曰晉之先有黎者為高辛氏火官

有淳美光曜之德於
六合故得皇慶所興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善曰晉在河

曰自彼氏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
月五星各異政也 向曰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

汾奄有天下
以齊七政也
時文惟晉世馬其聖欽翼翼昊天對揚

成命

善曰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
君思求可以為民云法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

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翼也毛詩
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濟曰言晉盛文

化代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
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
九區克咸讌歌以

詠

善曰劉駒駱郡太守箴曰大漢尊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

歌以詠我

皇上纂隆經教弘道

善曰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

語曰人能弘道

翰曰繼武皇盛德

于化既豐在工載

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

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

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銑曰工官載則考成也

言化豐而官成向曰績功也荒猶儀刑祖宗安綏天

保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

濟曰篤生我

后克明克秀

善曰我后謂太子也機為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

謂太子也言能有明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善曰尚書曰

宣獻堂有令賦詩

嗣故曰重光景大也數歷夏先右方懋竇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茂德淵冲天姿玉裕善曰尚

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為大字書曰冲虛也拒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

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銑最

曰冲深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然之姿容如玉矣最

在外爾小臣邈彼荒遐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諺云最邈小

曰撫寧遐荒濟曰最也小臣弛始厥負擔平振纓機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

承華善曰咸榮緒晉書曰揚駿誅微機為太子洗馬左氏

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良曰弛廢也匪

願伊始惟命之嘉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非初始所敢願惟君命之善得至於此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四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

出宰浚儀有惠政幾被收并收雲善注言雲後與機同被誅也大將軍謂成

都王穎也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

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祐薛君韓詩章

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躬駿命不易毛萇曰浚大也向曰皇皇美也祐福也誕大隆大也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

也四祖正家天祿安

善本保字

定

善曰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

尚書曰天祿永終毛詩曰天保定爾濟曰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

晉世有明聖

善曰尚書曰明哲叡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

良曰又哲智也言晉代有聖王如

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

善曰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中千影下

安會夜命作詩

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翰曰聖魏魏明聖道隆自天

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之表正善曰論語子曰魏魏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銑曰言明聖之

道德天然也則明分爽觀象洞玄陵五臣本風協紀五臣

極善曰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絕輝照淵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

黃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

禪書曰未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向曰則法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

通之風散上升合於辰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善

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濟曰言和睦之道往布於人故天地福祿來至

在昔五臣本姦臣稱亂紫微善曰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

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良曰紫微帝居

也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翰曰神風神兵也謂齊國

河間王顯舉兵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

靈旗樹旆如電斯揮

善曰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驚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銑曰言旗旆如電之揮霍也

屈于河之沂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駿為前鋒倫遣孫會于前驅未及温十餘里大戰孫

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屈毛萇曰屈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子之極于河之沂沂岸也

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其三善曰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

倫於温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言天子之

命載集於東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頽網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

華反質

善曰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溥樸也遺棄也良曰振整也言頽落網紀既整品物皆有次序遺其

宴會被命作詩

浮華體神
道為質素
辰畧重光協風應律
善曰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

也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
應律應律而至也
翰曰辰畧喻天子也重猶載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
應於律呂
函夏無塵海外有謚
音密其四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

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
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謚靜也
銑曰函夏華夏也謚

靜也言內
清外靜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

嘉會
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
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

嘉賓式宴以教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向曰王謂成
都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崇宴禮以會賓客
玄暉

峻助翠雲魚宗靄
蓋於冕弁
振纓服藻
五臣本
作藻服

垂帶
其五
善曰玄天色也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
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濟曰玄天暉曰峻高助明也
邠邠臣僚有來雍雍
善曰毛

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也

繫祁祁又曰有來雍雍良曰祁祁衆貌僚也薄言載考承

官也雍雍和悅貌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

頽下風 善曰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詩曰在宗載考漢書傳

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也

玉容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擇曹植罷朝表曰觀

容謂容如玉也俯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

仰隨尊卑之理

岳之崇 其六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

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向曰約薄豐厚

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岳之

晉武帝華林園

五臣本 無園字 集詩 四言 善曰 洛陽圖經曰

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各芳林園 齊王芳改為華林于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

宴會被命作詩

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
盛晉陽秋曰敬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善曰文章志曰應禎字吉甫少以才
聞能談論晉武帝為撫軍將軍以禎

參軍晉室踐祿遷太子中庶子敬騎常侍卒
濟注同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
園賦詩
觀志

悠悠太上民

五百本
作人

之厥初

善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
貌太上也老子曰太

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
有毛詩曰厥初生民良曰言太上生人之始

皇極肇建

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彝倫攸敷

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五德更運

善曰七略曰

大中之道始立常
理從是所布也

五德更運

善曰七略曰

五德言土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以相代春秋漢高

孝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應運以受符錄

陶唐

既謝天歷在虞

其一 善曰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 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

堯嘗君之故號陶唐氏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天歷天之歷數虞謂舜也 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

去於時

五臣本 作是

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

善本作 祚

祚

應期納禪

去聲 善曰孔安國尚書博曰時是也毛詩曰 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魏志曰陳

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 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

云之期 良曰言上天眷我 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善曰 周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翰曰龍 飛喻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既即位文章蔚然如虎豹之變

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 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朝

于海表 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沛 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其二 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 美新曰回面內嚮喁喁然 向曰區字之內方隅之外皆宅

心飲化回面向風也方隅東夷狄之國也天垂其象地曜其文鳳鳴朝陽

龍翔景雲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

質地文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

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濟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嶽瀆也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日月嶽

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嘉禾重穎實莢載芬善曰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

莖九穗田依子曰堯為天子實莢生於庭為帝成歷良曰穎禾穗也實莢瑞

草也載則芬盛也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善曰胥土之實莫非王臣

翰曰咸皆胥相也恢恢回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

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

可從恭儼格也明必精審聰必微諦也論語曰君子視思明

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 銑曰恢恢大也穆穆美也言天子大量度美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 登庸以

德明試以功

其四善曰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句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

為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功 其恭惟何昧曰不顯無理不經無

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

簡

善曰左氏傳護鼎之銘曰昧曰不顯後世猶急禮記曰理發乎外而眾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

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濟曰丕大也言我君恭勤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素之道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其五善曰尚書曰四海會同 同法於簡易也 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 良曰孔甚也六府水火土木金穀也九有九州也 澤靡不被化罔

不加聲教南暨西漸大流沙

善曰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暨

教孔安國曰漸入也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

幽人肆
五臣本作

惠化聲教無所不至無不入也

流沙遠國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幽遠也

長楊賦曰故

異

越裳

五臣本作常

重譯充我皇

遐遠也言幽隱者習嶮而

來遠國皆忘其路遠而至

越裳

重譯充我皇

家

其六善曰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

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典引曰盛哉皇

家

言貢聘滿

我國家也

義我列辟赫赫虎臣

曰進厥虎臣

濟曰列辟諸侯也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善曰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乃五帝也又曰四

夷咸賓

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在

內故云和夷狄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善曰周禮曰施貢

外國故云威

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翰曰脩因覲見也言各因朝見之時脩職貢於天子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其七善曰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

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擘書曰乘朱輪者十人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其命羽蓋朱輪諸侯之車飾

常嘏數神心所受

五臣本

不言而喻

善曰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

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范曄後漢書鄒騰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於是遺其宴會者不常其數但聖心所與者不言而自曉

肆

五臣本

射

食

弓矢斯御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

曰御進也

銑曰

發彼五的有酒斯飲

其八善曰毛詩曰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

左氏傳注曰餒厭也

良

文武之道厭厭未墜

善曰論語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也

翰同善注

在昔先王射

五臣本作躬

御茲器示武

懼荒過亦為失

音試協韻

善曰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為失也

凡厭羣

后無懈于位

其九

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民之攸墜

示武崇禮以懼發過耽之者亦失矣戒懼羣后無為此懈怠於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

五百本無集字

送孔令詩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為宋公

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

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

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錢之戲馬

臺百僚咸賦

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善曰

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

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一時向曰謝瞻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時九月九日出遊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

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濟曰季

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工之功繁林收陽彩五臣本作揚綵密

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鸞鳥遵渚有來

五臣本作歸鴻善曰左氏

傳曰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燕鷦之巢于幕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

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實良曰遵依也餘同善注輕霞冠秋日迅商薄

清穹

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

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翰曰霞在日 聖心眷

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 嘉節揚鑾屐行宮 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

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銑曰 四筵霏芳醴中 嘉節謂九月九日戾至也行宮謂馬臺

堂起絲桐 善曰儀禮曰百酒令芳 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 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天理國家何 扶光迫西汜 似

在絲桐之間 向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歡餘宴有窮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

也西汜日入處也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 善曰歸 言曰沒歡晏將極 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曰周緱教曰參軍杜

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 有終散金娛老 良曰逝往也 臨流怨莫從歡心歎

客孔令也言能養淳素以終事 飛蓬 善曰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

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

飛蓬 善曰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 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

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
而行千里乘風之勢翰曰宣遠自言臨流相送怨不
得與之相從迴我歡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

樂游應詔詩

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
游苑宮城北三里晉時樂園也

范蔚宗

善曰與彭城王義康稍遷至太子詹
事坐謀反誅銑曰沈約宋書云范

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
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樂游苑名應

宋文
帝詔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

五臣本作陽

協孔性黃

屋非堯心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

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

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
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
心矣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

士川岑山澤也山梁雌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軒駕

黃屋天子車也堯為天下但憂萬人而心不在黃屋臨善曰言未戒軒駕而

時未五臣作來肅文囿降照五臣本臨善曰言未戒軒駕而

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為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

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

王在靈囿鄭玄曰丈王親至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

天照臨下土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就清肅之人文囿謂

文學之士昭明也言流雲起行善普晨風引變音原薄

下明德而臨之也信平蔚紆臺澗備曾深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

薄蔚繁茂也備盡曾高也言臺澗盡高深也蘭池清夏氣脩帳令秋陰遵

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區嶽音欽善曰三輔黃圖曰

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詩曰鴻飛遵渚遵

依也尚書曰隨山眷川洞簫賦曰嶇嶽歸崎翰曰嶇欽不

貌平睇五臣作瞻自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

力互頹侵

善曰廣雅曰睽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莊子南郭

子綦問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偶音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促

銑曰積久也言目覽既極游情自遠也聞道謂聞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能行之

五臣作曠探已謝丹蔽

烏郭切感事懷長林

善曰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諸侯赤芾鄭玄曰芾太古蔽膠之象蔽與芾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向曰丹曠喻榮祿也言探己年已老慙榮祿之飾感此事思歸於長林

謝靈運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

肥皎皎

寒潭絜

善曰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良

日腓病也風霜慘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己老患也

樂府應詔詩

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

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凌遊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

葭戾朱宮蘭卮

之獻時哲

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

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質為獻翰曰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蘭卮酒盃也時哲謂孔令也

宴光有孚和樂隆

五臣作信

所缺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銑曰光明孚信也言饒宴之理明朝廷有信也和樂之義信有所終欽

終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

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也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向曰在察宥寬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萬謂天氣養萬物雖形

氣不同各得其性而悅也歸客遂海隅善本脫冠謝朝列弭掉

薄枉渚指景待樂闋音缺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曩

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

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曹植應詔詩曰指

日遶逝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濟曰歸客

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薄止也言指日

影以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善曰言彼

瀾而不止已旋驟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豈伊川途念宿

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豈伊川途念宿

心愧將別善曰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戀位為辱故云愧

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

內負宿心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之念而已言

宿心之事自此將隔彼美立園道喟焉傷薄劣善曰毛詩曰彼

六五賁于立園束帛芟芟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園閉居

賦曰信用薄而才劣翰曰美孔令得歸立園之道歎傷已

戲馬臺送孔令詩

之薄劣
不如也

應詔燕曲水作詩

四言 善曰水經注曰舊
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

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
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
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
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
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
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

者不溫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
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
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 向曰形
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爲天子時也彰明謂延晉
之亂以明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
宋之理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帝有迹必藉功務法宋
均曰迹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
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

尚書傳曰萬國共貫濟曰帝惟王創物永錫洪筭善

五帝皇三皇言可與齊衡共貫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

謂年數良曰王文帝也創物謂創造萬物也洪大也言天

賜大筭使長久也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善曰毛詩序曰

書曰五日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

取天下也翰曰言仁義之道高尚於周漢也祚融世哲

業先列聖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

生哲智德業光曰列聖之遺塵銑曰祚福也言福德豐盛代

於往列之聖也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善曰漢書薄昭書

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

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

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向曰大制以化裁樹之

上謂文帝也言臨人如天鏡之照海也莊子曰流動而生物

形性善曰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

曰言法制以風化裁濟

形性以寬和樹也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善曰

史記文帝詔

應詔燕曲水作詩

應詔燕曲水作詩

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
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良曰萌生謂萬
物也言恩惠浸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且伊人

和寔靈所貺

善曰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
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

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
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
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翰曰

日宗其

朔月不掩望

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
向曰完全也日蝕在朔月蝕在望言今日月

朔望皆

航琛越水輦貢

焮

踰嶂

其三善曰言遠夷

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爾雅曰上正嶂也郭

璞曰山上平濟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獻琛寶或浮

水或踰山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

善曰言天子附帝故
有明德也帝體謂大

而來至矣子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
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

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
子發曰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
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固以貳已良曰言
帝之體猶也麗耦也耦君之明匹辰極以為副貳也

東朝金昭玉粹

音邃善曰東朝東宮也潘岳贈陸機
詩曰縵縵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

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昧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
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如金玉之明美也昭明粹美

德有潤身禮不愆器

善曰禮記曾子曰富潤屋德
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

言禮使人成器 銳曰言富德業以
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禮樂之器

柔中淵映芳猷蘭

其四 善曰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德淵冲
祕字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 向曰柔和也言中心

和明

如淵之映也其道如蘭之
芳香而積於身祕積也

昔在文昭

五臣
今惟武穆

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
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澤原豐郇文之昭也

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
也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

應詔譙曲水作詩

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爲韶濟曰烏於赫王

言以高祖比文王文帝比武王韶穆謂繼次也

宰方且居叔善曰王宰謂王爲宰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

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良曰

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也言方於周公居伯叔之次

也有睟遂敵銳蕃爰履奠牧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

其生也色睟然見於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

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

中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

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翰

德履於蕃服以定牧守

寧極和鈞屏必京維服其

善曰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

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大

小相維銑曰寧安極理也和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

理其斤兩斛斗爲京室之蕃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

魄雙交月氣參七變善曰魄雙交謂三日也凡

魄之交皆在月二日之夕今月

魄雙交月氣參七變善曰魄雙交謂三日也凡

魄雙交月氣參七變善曰魄雙交謂三日也凡

未文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朏

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

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

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向曰朏魄

日月也雙交謂日月交會也二

十四氣與日月相參而變也

開榮灑澤舒虹燦電

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

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濟曰開榮開發萬物之榮灑其

淫澤也燦光也言德懋

萬化之美如虹電舒光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

斯嘉節解嘲曰織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良

曰際至也言風化之微入於無間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

眷謂眷

伊思鎬

飲每惟洛宴

其六善曰楚辭曰伊

下人也

在鎬飲酒樂凱東陽無疑齊諧記東哲對武帝曰昔周公卜

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翰曰惟亦思

郊餞有壇

五臣

君舉有禮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送

日君舉必書

饒謂作壇以祭也君之舉措必依於禮

幙帷蘭甸畫流

應詔燕曲水作詩

高陞

善曰廣雅曰模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蘭皋也畫流

馨也言張惟模於蘭甸畫地

分庭薦樂析波浮醴善曰

通水於高階之側也陞階也

濟曰分庭謂東西廂

俱作樂也析波謂分水以流杯也醴酒也

事兼出濟

子禮其七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豫吾何以休出

濟詩曰出宿于濟言

歡豫之事兼同於古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言我仰視天子豐厚之施下思於已誠為微物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五塵朝黻

音菲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禘太

郎徒負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

翰曰三妨儲錄謂三任東宮官五塵朝黻謂五任朝官也妨

妨賢人之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

七滯瑕

難拂

其八善曰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

如遭如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浚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
字同銑曰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已報猶屈
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
積滯之瑕難可除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四言 善曰裴子野宋略
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

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
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
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向曰宋文帝太子
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善曰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
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

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
教授 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

稟道毓育

德講藝立言

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温
温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

皇太子釋奠會作

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顧養也

明爽曙達義茲昏

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箴規顯之毛義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栢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齊曰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差

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

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其一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

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既曰永長也言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

時屯必身運蒙

則正

善曰周易曰也蒙亨利貞玉弼曰剛柔始亨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

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
濟曰言遭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
偃閉武術闡揚文

令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
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良曰術道也言偃武道

開舉文學
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其二善曰尚書曰庶
邦庶事嵇康高士傳孔

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葺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
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鄭之曰金鏡喻明道也
翰曰言衆士

萬人皆傾慕其風
虞庠飾館睿圖炳
音丙音邃善曰
仰之以為鑒鏡
禮記曰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孟子曰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鏡曰令飾館以

象之睿聖也聖圖畫孔子圖象
於其中炳然溫潤粹溫潤貌
懷五臣
仁憬九
集抱智

膚五臣作磨
俱隕切
至善曰懷抱謂苟韞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
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毛詩曰憬被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九永切左氏傳為啓疆
謂楚子曰求諸侯而圍至杜預曰膚羣也丘殞切
向曰憬

遠也言懷仁韜智之
踵門陳書躡屨
脚
獻器善曰莊
士皆自遠而羣至

太子釋奠會作

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躡躡躡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濟曰躡躡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躡躡履獻其禮器

身玄淵宅心道秘其三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

義之淵玄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良曰玄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處言沐浴居心於此**伊昔**

周儲聿光往記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復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翰曰周儲謂文王

為太子時言恭孝事上一日三朝也聿言述也言述光前史**思皇世哲體元作嗣**善

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銑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也元大

也謂體居大**資此夙和降從經**五臣**志**善曰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

而為嗣繼

而暮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 向曰夙早降下也言

太子資於儒學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學經典為之志也 湯

天歷彼前文矩周規值 其四 善曰尚書大傳曰聖人與 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

也 濟曰湯遠也前文謂古文也言古丈 正殿虛筵司分

簡日 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窈以造天兮虛筵 以待賢也左氏傳郊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

簡擇也 良曰正殿太子正殿也司分 尚席函 舍 杖丞

五臣作 疑奉帙 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 禮記曰席間函杖鄭玄曰函容也承疑疑

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翰曰尚席儒帝侍 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侍

言稱辭惇 勤 史秉筆 善曰馬衍德詒曰仲尼言語不習 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惇

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銑曰侍言稱 辭傳太子言語之官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 妙識

幾 音王載有述 其五 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 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

子曰使談者有述焉為之柰何向曰言侍從之官肆五

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肆議五

音肆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大教克明善曰演連珠曰肆議芳訊非

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濟曰肆習訊敬躬祀典

問也言習議者以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能明敬躬祀典

告奠聖靈禮屬觀與樂薦歌笙善曰禮記曰非此

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不

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

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立也良曰言其恭敬行祀典

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禮之盛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

洗手也薦進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傳曰以昭事神尚

歌笙雅樂也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翰曰昭事神祇崇肅敬之

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

也獻終龍襲吉即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臣五

作縣如字協韻善曰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

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

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
階階其南鍾然鍾則金也銑曰襲重即就也言獻禮既重
得其吉祥還就於宮以廣讌樂也象筵以象牙
為席也金縣謂金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

皇戚比彥

善曰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與台
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為

彥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也皇戚皇
之親戚也徽美也比彥謂比肩皆是俊彥

肴乾酒澄端

服整弁

其七善曰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
飲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肴乾而不食淮南子

曰酒澄而不飲濟曰肴乾酒澄
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

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
各視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
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

銑曰九
纓笏巾序中卷充

街

善曰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
曰東西牆謂之序中巾箱也所以盛書翰曰巾盛物也

言垂纓笏卷者而
於序序滿於街衢

都莊

五百作

雲動野燿

音
風馳善曰

太子經真會作

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樞薛君曰中樞道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兩集雜襲

並至 銑曰莊道皆道也言觀 倫周伍漢超哉邈猗 宜於

其八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 向曰倫比伍參也

言比周漢之 德超然遠美 清暉在天空光必照 善曰清暉喻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趙 物性 五臣 其情理宜其奧 善曰周易

岐曰容光小隙 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

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

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

存其性為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

奧藏也 良曰言萬物各任 妄先國胄側聞邦教 善曰

其情明理以宣深奧之義 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

典樂教胄子賈誼平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胄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 徒愧微真

士故謙云妾居國胄之先而側聞國之教義也

終謝智效

善曰微真微賤而闇真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也言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

侍宴樂游苑送張

五臣無張字

徐州應詔詩

五

善曰劉璠梁典曰張謏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霜六切

丘希範

善曰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

祿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向曰希範時為中郎武

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王

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善曰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

旦也西京賦曰表曉闕於闔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闔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芋笙埙篪皆以鳴吹也濟曰闔闔天

門也風吹笙也
輕葉帝承玉輦細草藉龍騎善曰毛詩

曰自牧歸美毛萇曰葉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
虞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良曰萇草

之初生藉猶鋪也言
鋪此萇草輦從上行風遲山尚響響兩息雲猶積善曰

集本
作清巢空初鳥飛行否亂新魚戲善曰毛詩曰參差

曰言風雖緩山尚
為聲也符水草也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善曰史

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
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銑曰徐州

梁之北門孰誰也言
非親王誰者可寄參差別念舉肅穆因波被善曰荀悅

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向曰別
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睦而被及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諺
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濟曰小臣遲
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呂僧珍字

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善曰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

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 良曰僧珍為左衛將軍北伐魏致命

作詩餞也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

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水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

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 翰曰我皇則梁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其身用帝堯之心以

安人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大戴

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 **推** 士雷 **轂** 二嶠 文

憐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苦魏侵掠 **道** 善作 **揚旆九河陰** 善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

制之闢以外將軍制之闢魚列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嶠

之阻藉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

曰陰 向曰古之遺將天子親 **超乘盡三屬選士昏**

推車 穀送之二嶠山名旆旗也 **超乘** 盡三屬選士昏

百金 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

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

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揮一蹀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

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

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也 **戎車**

濟曰三屬甲也選擇也百金言立百金以招士也

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

軍細柳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 良曰細柳漢將

周亞夫屯營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酒於上林也上林即

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
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
善曰公羊傳曰

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強周易曰王
用三驅失前禽也
翰曰言後者執誅前降者緩捨也
函

輟
還
方解帶堯
堯
武稍披襟
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隣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堯山

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
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
銑曰函函谷關也輟輟輟洛東

坂名堯武二關名盡爲中國
伐罪芒山曲平民伊水

潯
音尋
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廉逆長阜自棗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垣孟子

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平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
潯涯也
向曰洛陽魏所都也芒山故王伐罪平人於此平

問也問人
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善曰尚書曰柴

勞苦也
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
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濟

曰言堯平四方必將燔柴以告武成約
自云將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

祖餞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送應璩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

燒焚

音煩協韻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嶺廢地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垣說丈曰

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

垣牆皆頓

擗

音關

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

足無

五臣

行徑荒疇不復田

善曰漢書曰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

山之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爲疇

統曰頓擗崩倒也不見耆

老言皆遭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亂見殺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向曰阡陌皆道也言我久不歸此皆不識其道徑也

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五臣作生居氣結不能言善曰劉歆

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濟曰言思念平生游

居之處所盡成立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

逢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

霜善曰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翰曰無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

願得展嬾嬾我友之朔方善曰毛詩曰嬾嬾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

方銑曰嬾嬾歡樂也言我願得舒親昵女乙切五並集

此歡樂也我友謂應暉也朔北也

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

送應氏詩

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而置酒布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

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嵬謂罪苦也向曰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為離別豈不各愧於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

起高翔

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翮翼起高飛濟曰北方有比翼鳥今

我願為此鳥施翼於身與之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五言

孫子荆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

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向曰子荆仕晉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

軍俊下官屬住者送至陟陽侯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

詩曰零雨其濛

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傾猶盡也

三命皆有

極咄嗟安可保

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至

督察三命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咄驚也咄下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

翰曰言三命皆有終極

嗟我此身安可長保

莫大於殤子彭聃

貪

猶為夭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猶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

陸陽侯作詩

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鏡曰七

歲已下云曰下塲彭祖老 聃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殤者

亦足為壽違理而求 者雖彭聃猶以為夭 吉凶如糾纒 憂喜相紛繞

作擾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纒索相

附會也按糾纒索也糾兩股索纒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

此鵲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纒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濟曰吉凶相繞如索兩股

纏也紛擾 猶互起也 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 善曰言天地為

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鵲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

銅 濟曰言以天地為鑪陶鑄萬物故宜齊同何有大小

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

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苦一故戒此愛生

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大觀乃

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 翰曰達人不賤物貴我通為

一觀我覺此 道苦其不早 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

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善曰楚辭

曰惆悵兮秋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說
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向曰誰能察我別離之
心言當取鑒於天 齊曰借俱也言
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金谷集作詩

五言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
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
謂之金谷水東南
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時
崇出為城陽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
以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

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間時征
西大將軍祭酒王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間中賦詩以
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
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又蔡邕陳
琳碑曰遠鎮南裔 翰曰祭酒助三公和鼎也 親友各言
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注沂水名也

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

音眉 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曹子建雜

詩曰離思故難任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

紫曲阻峻阪路威夷

善曰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濟曰紫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貌

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

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

善曰東京賦曰淥水澹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灑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汭街音牙洞蕭賦曰

揚素波而揮連珠良曰金谷之水蹙為文如龍鱗激水散石如珠之揮散

前庭樹沙棠後

園植烏桺

甲

靈囿繁石

善作

榴茂林列芳梨

善

上林賦曰沙棠檠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

園也言靈美也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

池玄

醴染朱顏但想杯行遲

善曰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既水中之高池邊讓

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王仲宣公識詩曰但想杯行遲

也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善曰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

仲宣公識詩曰管弦發徽音度曲清且悲

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

不慕

五臣

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

善曰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

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

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

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岳後至石謂潘

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

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濟曰春草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
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

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良曰王弘為撫軍將軍後庾被徵還撫軍送至

盆口瞻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敘別故賦是詩

祗召旋北京守官反

五臣作及南服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莅南

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曰祗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
五臣飲

錢指途念山宿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武誄曰柝我與爾對筵

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錢于禰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來晨無定端別

晷有成速

向曰晨時晷影也言來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頽陽照通津夕陰

暖平陸榜

進人理行艦 盧輶軒命歸僕 善曰楚辭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艦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參擾毛詩曰輶車鑿鑿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艦舟也輶軒輕舟也

東城闐

因發擢直西江隩 文曰闐城曲重門也音因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

浦為隩 良曰闐城曲澳亦曲也 離會雖相雜 善作

逝川豈往復

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

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
與王離宣遠與王會故云相雜也逝川豈住復喻時不留也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善曰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

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翰曰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永嘉郡守丹

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相

五臣作指期憩甌越

善曰役所蒞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

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皇邑京都也鮑止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善曰吳志曰更

也甌越越之別名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善曰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

鏡曰纜繫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故人不

能即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

物難可歇積病謝生慮寡欲罕所闕善曰王仲寬公宴詩曰含

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

離情已多感歎遇此風物更益難歇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資此永幽棲

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善曰郭璞山海經曰

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蔑一作滅翰曰伊惟惟

思也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

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

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
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祐白遙

光光收眺下獄死 統曰新
亭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
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急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
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湖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

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今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
靈蠻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

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 向曰洞庭山名黃
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之即楚辭所謂

湘夫人 是也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曰
有白雲出自蒼梧

入于大梁尚書曰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善曰鄭
之毛詩

江漢朝宗于海 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
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濟曰驂馬

輟止也夷猶長望貌謝在陸 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

求

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

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於平陽魏郡百姓

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豈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

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良曰周處為廣平

太守三十年帶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

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今求為此心事俱已矣江

上徒離憂善曰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已矣對此江波及周處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

之上空懷離憂

別范安成詩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

字夔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銑同善注

生平

五臣作平生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善曰言春秋既富前

期非遠分手之際輕

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父要

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

別范安成詩

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向曰及爾同衰暮非復別

言少年之時別離以前期易也

離時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

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執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

恐不復相見也齊曰言今同其**勿言一樽酒明日難**

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

重持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良曰勿

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

也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善曰緣襲嘉夢賦曰

執也**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

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

如此者三翰曰楚王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之心**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察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作共所知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焉其子曰

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鵬冠子曰達人大觀翰曰從

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秦穆殺三良惜

五臣作昔哉空爾為 善曰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

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濟曰爾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

良不訾音資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主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

量也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

綆古杏美悲切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家墳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人生各

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善曰

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向曰甘為殉而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生為百

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善曰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
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
楚辭注曰勸歌也濟同善注

三良詩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善曰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

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銑曰植自言功

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

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

善曰

列女傳柳下惠妻諫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向曰殘殺也

生

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

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攬

五呂作攬

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

長夜何冥冥

一往不復還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

擗也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慙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兒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善曰禮記曰親始死

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己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棧賦曰援

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

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翰曰賈誼

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唯擬此以為法則也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善曰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曰高祖曰吾以羽

鏑徵天下兵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反善曰尚書曰善救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

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

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術長

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

謂孫氏也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也鈇刀貴一割夢想

騁良圖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効鈇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濟曰以鈇

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左眇見莫澄江湘右盼

普覓定羌胡

善曰廣雅曰眇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註曰眇動目貌良曰眇眇皆視也左澹江相

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長詩傳曰離離垂兒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

高位英俊沈下僚

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

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濟曰彼謂山苗

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崔冢業七葉珥漢貂

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

曰病疥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

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
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
外戚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
冠武弁貂尾為飾良曰珥插也
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

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於郎署故云不見招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銑曰馮唐白首屈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呂氏
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通
幽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

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
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

吾慕魯仲連談笑

却秦軍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周黨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趙孝成王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

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游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辛垣衍垣衍起再拜謝

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謂談笑之間也
當世貴不

羈遭難能解紛功成取

善作

受賞高節卓不羣

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寧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齊曰謂不爲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羣也

臨組不肯綵

薛

對珪

寧

善作

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善曰說文曰組綬屬

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及授之以印後仲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良曰組綵絲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夫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

赫顯盛兒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暉書曰東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銑曰濟濟赫赫美盛兒術

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善

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二國羈虜漢

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

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向曰南鄰擊鍾磬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

北里吹笙竽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曰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

吹笙竽磬或為鼓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寂寂揚子宅門無鄉相輿

寥寥空宇內

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所講在玄虛

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濟曰寂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知相車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良曰法言象

名擅八區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

裏飛宇若靈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栢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列宅紫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栢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裏飛宇若靈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栢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列宅紫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栢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林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嶺也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

廣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百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峨高嶺曰峨自非攀龍客何為歎許來游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

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歎者言忽也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歎忽也

閭闔高步追許由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壞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

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冲虚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避

逃於中嶽下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入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

履之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

嶽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

詩傳曰震猶威也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

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韓同善注

雖

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

陳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魏縣魏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井之家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

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

貴者雖自貴視

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善曰列子揚朱曰貴非所

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言君王雖貴刺將刺

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軻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

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

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

詠史詩

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
邪良曰此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
買臣困樵

采善作伉儷不安宅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

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
羞之末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

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
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

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
陳平無產業歸
伉敵也 銑曰伉儷謂妻也宅居也

來醫貧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醫窮夢也

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
長卿還成都壁立
注曰負之言背也 向曰醫依也

何寥廓善曰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曠雅曰廓空也 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

馳歸成都居徒四
四賢豈不偉遺列光篇籍善曰

壁立寥虛廓空也
說東平王蒼曰遺列著於無窮漢書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籍 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當

其未遇時憂在

五臣作其

填溝壑英雄有迹邈由來

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習習籠中鳥舉翻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鷦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兒落落踈寂兒抱

影猶隱身也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

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

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善曰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翰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善曰國語叔向

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詩共詩

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盜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

也謂蓄積以待用也濟曰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

踈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踈良曰思疾時奔賢賤貧兼以自喻 **蘇秦北游**

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 咄嗟復彫枯 善

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

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

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

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啐倉憤切銑曰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

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

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為達士模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果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吾李
河不過滿腹
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向曰偃鼠鷓鴣取足而已不願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
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
見朝廷貪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
翰

同善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

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

祖二疎

善曰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輒之祭也二疎見下注
濟曰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

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善曰

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左太仲詠史詩曰朱輪竟長衢古詩曰長衢夾巷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

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善曰鍾會有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替

弁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

罷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

善曰漢書揚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

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向曰揮

散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

去愚

善曰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

四坐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

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
為之下位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
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
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
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
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
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此蟬冕客

君紳宜見書

善曰胡廣書曰建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

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

覽古詩

五言

盧子諒

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謏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德為散騎常侍段末破

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謚依石
季龍冉閔誅石氏謚隨閔軍遇害 濟曰徐
廣晉紀云謚善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
投劉琨琨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
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
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

空言

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
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

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
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
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
欲與城故云其
價是空言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簡才

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
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

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惠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
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

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藺生在在下位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藺生在在下位

繆子稱其賢

善曰史記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

憂家語曰頭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關

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

由之難化也朝曰載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

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

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快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

王恐其變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

玉亦真還

善曰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僞為齎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

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濟曰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爰在滹池會

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善曰爾雅曰爰曰也

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滹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滹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

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何曰秦皆在血下

雲襟怒髮上衝冠

善曰說文曰皆目睚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燬虎史記曰

閻相如怒髮上衝冠徐敬業詩曰少年負壯氣

介立衝冠翰曰相如怒而目皆血下髮上衝冠西岳終

雙擊東瑟五臣不隻彈善曰西征賦曰秦虎狼之強

雙擊東瑟

作琴

不隻彈

善曰西征賦曰秦虎狼之強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

高會杖命世之英蘭耻東琴以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爲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

善爲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

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

麻非秦王不擇爲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

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

善曰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

死者難也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稜威章臺顛彊

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

禦亦不干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闢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

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善曰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

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

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向曰相如同善注引車避匿

此爲屈節也邯鄲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愆

善曰音復

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宰相與敵爲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讐孔安國尚書傳曰讐過也 韓同善注

智勇冠當

世弛張使我歎

平聲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也下廉頗爲解折秦王爲張也誠可歎美之我甚自稱也

張子房詩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

軍頓留項城 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良曰

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之并命諸人爲詩瞻時爲豫章太守遙以和此雖是

和詩而實詠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蕩無章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

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細紀文章

細紀文章

卜洛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善曰尚書曰

師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也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爲有

德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後與於亂道

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力政吞九鼎苛

張子房詩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禮記曰苛政猛於虎同翰注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爲政也吞取九鼎

而伐周也橫死曰蕩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息有纏民

思靈鑒集朱光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有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

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

興王

善曰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外經曰無曠無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

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良曰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

感此而扶翼興王使**婉婉**中畫輝輝五臣天業昌

成帝業工官聿疾也作暉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川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幄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貌暉暉明兒**鴻門銷薄**蝕垓

下墮

善作殞字

撓成搶

七將協韻

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

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自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勉撓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侯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撓槍向曰同善注皆錯亂不順之事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漢

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張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妻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曰石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

肇允契幽叟翻

善作

飛指帝鄉

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

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
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導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
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
蟲翻飛維鳥斯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
貌濟曰良嘗步下邳北上同善性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
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爲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
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善

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
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爲
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

八荒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
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

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

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

霄薄汾陽

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薄猶輕

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

明上下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向曰易云明

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

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皆然

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

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

變遷於五臣作

歷

類寢飾像薦嘉嘗

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嘗

曰鑿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類毀寢

徒甄惟德在無忘

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

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

祖德矣宋高漢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善曰逝謂

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喻宋也國語曰

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

張子房詩

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良曰作起揆度也子謂子房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良之意亦

慕我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質戲曰安安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

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銑曰濟濟美兒粲粲盛兒屬車後車也言宋

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善曰警夫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韋離也註子叔連曰警

善曰警夫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韋離也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向曰瞻目謂言警之夫不得觀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

四達雖平直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

蹇步愧無良孔安國曰工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翰曰四

達謂縶也言天下有道備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善曰莊子曰聖人謙詞

言而飲人以和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亡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

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詠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

秋胡詩 五言

顏延年

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黎婦者魯秋胡

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喜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東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從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良曰同善

注延年詠此以刺爲君之義不固也

倚

於

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秋胡詩

每相匹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行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

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音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

漆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顯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隨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

之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俟鳳皇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

影之與響物不應之辭自遠而至因相匹婉彼幽閑女

作嬪君子室

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兒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向曰幽閑柔順兒謂秋

胡妻也君子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善曰貫猶連也傳玄有女

謂秋胡也篇曰麥草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

東方之日彼暎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

自此畢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
嘉運既我從欣願
燕居未

及好

五臣

良人顧有違

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

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大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

而行故云安君未及識違別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善曰巾裏士所服綬

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悒中役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女長安諺曰蕭朱結綬

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故曰詩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

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

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

驅車出郊郭

行路正威遲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兒韓詩曰

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翰注同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濟曰余

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同善注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鞶

犯霜相露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

山川蒙犯霜相露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

善曰宋均春秋離獸起荒蹊驚鳥縱五臣橫去善緯注曰涼愁也

阮籍詠懷詩曰悲哉游官子勞此山川路善離獸東南下

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遊官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

運但良時五臣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善曰楚辭曰超道遙兮今

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牟運而往矣將何

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孰知寒暑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銑曰徂往除盡也

積僂俛見榮枯

善曰僂俛猶俯仰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向曰僂俛猶須臾也

春榮秋枯也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

白露生庭蕪

善曰陸機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鵬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

子載寢載與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翰注同勤役從歸願

反路遵山河

齊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

昔辭

善作秋未

素今也歲載華

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

蠶月觀時暇桑

野多經過

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蝻蝻者蠅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

佳人

從所

善作

務窈窕援高柯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居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

上專兒說文曰後引也

銑曰佳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

中阿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

秋胡詩

得楚辭曰吾今義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何中也犬
陵曰阿王逸曰弭安曰向曰傾城之兒人誰不顧故秋胡
停駕而觀弭按也
中阿路之曲也
年往誠思勞路善作遠闊音形

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

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
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
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
平生猶少時也 翰曰闇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 捨

車遵往路鳥藻馳目成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

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鳥藻以進樂兮楚辭
曰滿堂兮美人勿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
成為親也 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鳥得水草歡
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奔遵從也藻水草也 南

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五臣金

玉聲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

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

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立日而有假心齊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義也高節難久淹

竭列綺來空復辭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

自踈王沈楚辭注曰竭去也良曰婦既遲遲前途盡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

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大夫

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芳何之銑曰遲遲行

兒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日暮行采歸物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

色桑榆時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

桑榆時言出之東隅收之桑榆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其七善曰楚辭

日暮也以媵齊曰美人亦妻也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秋胡慙冀已過前持其妻

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善曰楚辭曰折凍麻

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豫樂也 銑曰豫悅也 明發動愁

心閨中起長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

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

辭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向曰每及歲暮常懷慘悽憂恐秋胡顏兒日就

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此皆秋胡子妻恨詞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

喻辭切與於恨深楊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子絕絃說苑曰應

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 翰曰以琴瑟為

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

深乎恨

行愆

善作諸己

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旋待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

佩纒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愆言失也論語曰君子求

諸己

齊曰愆猶失也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沒齒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

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良曰皆俱沒盡齒年

也言怨其失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善曰貞

義不俱盡年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

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央復入河為汜銑曰詩序云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

以無禮干有禮也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泥水涯也

五君詠五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

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顏延年

阮步兵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其奇愛之翰注同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

善曰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

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鑿照也洞深也銑曰淪沈也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

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良曰照光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戎以貴顯彼黜詠嵇康曰縱為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朝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向同善注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敬馬衆

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

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廕國語注曰越前也濟同善注

物故不可

論途窮能無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

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銑曰同善注此延年自託以爲途窮者

嵇中散 良曰嵇康爲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

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食朝霞翰曰餐霞仙者之流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

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不實尸解相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愁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岳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濟曰同善注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立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疑神之道也

俗迂

故五

流議尋山洽隱淪

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出

爾雅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倫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犯俗而罹流議與王烈入山遊戲是則洽隱淪也

翻有時鍛

拜

龍性誰能馴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

自然淮南子曰飛高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鍛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向同善注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

臧榮緒晉書曰靈蔭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編約而不可開

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曠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

却歸而無事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

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變故鼓鍾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

入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

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酒于酒

孔安國曰沈謂醉真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發亂也

沈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發之

宴言人不知伶非爲此宴宴亦有以也

頌酒雖短章深

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代
欲晦其才廷年自解將同比美

阮始平

善曰表宏竹林各士傳曰阮咸字仲容
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

始平太守
翰同善注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

五臣作人秀

善曰青雲言高遠也
史記太史公曰夫間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
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翰曰青雲器高大者

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
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

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
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
固匈奴傳替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
擊鍾而奏樂齊同善注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

翻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大原郭奕見之
心醉不覺戴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

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感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宮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良同善注

屢薦不入官

五臣作官

一麾乃出守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

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目所
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躬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銑曰同善注一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也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

探道好淵玄觀書

鄙章句

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濟曰

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善曰向秀

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
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馮載軒軒飛
貌張衡鬻醴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
騫 向曰馮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

流連河裏游惻

愴山陽賦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
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

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
舟經山陽之舊居 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
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兒河
裏河內也側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詠史詩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
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

宛成都市長官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
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
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銑曰皆邑居豪華

百金不市

死明經有高位

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

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句曰 京城十

二衢飛甍各鱗次

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

鱗次 翰曰甍屋脊也 也若魚鱗之相次

仕子彫華纓遊客竦輕轡明

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

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

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東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

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

賓御紛馳沓鞞

馬光照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鞞馬 良曰與沓鞞兒 寒

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

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

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
曰夫欲勉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
矣 銑曰此詩獨美嚴公以謂當時奢麗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

虞子陽

善曰虞義集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也
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

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
監中卒 向曰虞義同善注霍去病為漢驃
騎將軍以匈奴義
慕之是以詠矣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善曰班固馭邪山祝文曰
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

公孫弘曰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翰曰旄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

地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

五百

秋八九月

虜騎入幽并

善曰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
變為霜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

飛狐

白日晚漸

汗

海愁雲

善作生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

飛狐之口巨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翰海如厚曰瀚
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刀

彫

斗晝夜驚

善曰羽書即羽檄也
楚漢春秋曰黥布反

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原
曰以銅作鐻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今在蒙

陽庫中鐻音通 銑曰羽書徵
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

高岑

五臣作旌字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
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

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圖楚
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

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
日兮蔽若雲 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

雲屯七萃

士魚麗

離

六郡兵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
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

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瓜牙
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

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也翰曰雲也如雲之地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

聚之為爪牙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沈約宋書有胡漢舊事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出雙笛從羌起**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善曰漢書匈奴有

思隴山名**骨都先自龍**善曰漢書匈奴有**日逐次亡精**善曰漢書匈奴有

龍言焉文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日逐次亡精**善曰漢書匈奴有

良曰骨都曰逐皆匈奴侯王各自龍言次也亡精失魂**玉門罷斥候甲第始脩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玉門罷斥候甲第始脩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斥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

成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更包成曰十六升為庾延年秋胡詩曰如何父為別百行德

諸己孔臧與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天長地久人道**

百行也**天長地久人道**

有虧盈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損也

未

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

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 傾曲池又已平 良曰激楚歌舞

也人既遷化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

始入朝上思服眩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

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

百一

百一詩

五言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編以

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

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

狄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出多傳之據此二丈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璩

五臣作璩博學好屬文

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璩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

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與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向曰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翰曰璩自恨居下流也

名高不宿著

易用受侵誣

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權夫亦得賢譽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

國內道譚濟曰前者墮許規切五官去有人適

我問善曰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田家無所有

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祭鬯與黍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善曰漢書初為侍郎又為常

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

謂天子待所占之鹽於此土五臣作所是謂仁智居

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

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向曰此土謂瓊之間文章不經國筐篋頌無尺書

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

藏金玉筐篋之囊簡書說文曰筐篋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

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
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爲人所數譽也皆有人問

詞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

也稱賤子感曰避席離席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也賤子據謙稱空虛無也五臣作知字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

周客慙愧而無所如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馮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

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齎七日端冕玄服以發

寶葦置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

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

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良同善注言周客知

遊仙

遊仙詩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

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銑曰何劭字敬祖
同善注以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爲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
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

山上松亭
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曰受
命於地唯松栢

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
貢易林曰温山松栢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

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善曰尚書曰庶
常吉士七啓曰

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
翰曰吉士劭自喻
也物謂松栢 濟曰玄雲取其高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

羨

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

鶴

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

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
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
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

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紛暗曖
說文曰御使馬也

良向善注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

民

五臣作
人字

樂長懷慕仙類眇

善作
眩字

然心緜邈

善

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緜
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銑曰抗舉也緜邈遠兒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善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
銖纓紱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

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
識良有以哉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

上下道德
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窟

五臣作
客字

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

未若託蓬萊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以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樓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
德而隱遯卅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韞隱而赴王庭

藏養生而待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濟曰朱門貴門蓬萊山山名

也若如臨源挹清波陵岡掇都丹萸音帝善曰毛萸詩傳曰挹

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萸故曰丹萸良曰陵上掇拾萸草也靈

谿可潛般晏事登雲梯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荆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

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爲梯可以陵虛銑曰盤

樂安何也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

餘同善注周嘗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而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

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

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奮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向同善注進則保龍見退爲五

字作則觸藩羝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

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翰曰見龍觸藩同善
注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
務就羸角

高蹈風塵外長揖

五臣作挹字

謝夷齊

善

之困者

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
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
叔齊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
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濟曰夷齊伯夷叔齊
二人取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
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

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

雲生梁棟

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善曰史記曰蘇

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

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
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銑曰**翹迹**五臣作**企**
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

潁陽臨河思洗耳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

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高也企舉踵也

閻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善曰薛綜西京

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閻闔高誘曰允為閻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處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

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

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

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芙蓉色更相鮮

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若蘭秀

也銑曰翡翠鳥名若枝鮮明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善曰陸機

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向曰綠蘿松蘿也

有真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

泉

善曰真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瓊藥渴飲飛

泉

翰曰真幽霄天也藥藥藥挹酌也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善曰列仙

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

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輻馳騁眄九野嵇康答難曰倕佞以栢實方目赤松以冰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翻紫煙

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左挹浮丘袖右拍

洪崖肩

善曰列仙傳曰浮丘

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

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

而噓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銑
曰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

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

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

更也謝敷也向曰六龍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

趙簡子數曰雀入于海為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

死成之必敗然而感者望乘風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五巨作三

舍善曰魯陽麾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

游仙詩

良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

三舍璞愧無此德廻
日使反得駐其壽也
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訝

切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銑曰吒嘆聲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善曰逸迅思拂霄及遠游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

舟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

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若汚出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

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濟曰特達美兒珪璋明月

雖寶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

秋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

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

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

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也翰曰穎苕皆草木也

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

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悲來惻丹心零淚綠纓流善曰悲俗

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書曰詳思斯戒

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爇將為災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爇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

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吞舟涌

五臣作浮字

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

但見金銀臺

善曰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
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漢書齊威宣燕

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銑曰此中神

仙為之不安而排雲上出
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
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

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
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

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
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

金案王杯自來人前 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
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 姒娥揚

妙音洪崖頷

五其頤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
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

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
美人以充後宮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

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 叔卿曰是洪崖先生列
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 良曰姒娥仙女也

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

善曰列仙傳曰審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親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與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銑曰升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西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銑曰燕昭無五龍同善注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見前金銀臺注漢武內傳西王母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

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良曰燕昭王使人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漢武同善注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作魄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

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曰哉生魄孔安國

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翰曰尊收清西陸朱義

將由白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五行之義和弼節方王逸曰義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

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氏傳曰

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

栢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爾雅曰苕陵苕也郭爾

南遊仙詩潛穎隱九泉女蘿綠高松毛詩曰葛與女蘿施

于松栢毛萇曰葛寄生也女蘿松蘿也 良曰陵苕即陵上

草女蘿兔絲也綠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

菌者時人以爲舜華莊生 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鐵曰舜華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各朝生夕死此

皆比人生之短也。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

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此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林奈

天向曰圓丘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善曰王孫以

山名奇草芝草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善曰王孫以

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玉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

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言貴者

誤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同善注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善

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載冀其世者甚衆徐無鬼見魏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以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樓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一